

12 | 文艺周刊

我认识一个在食品城附近装卸工的老杨。食品城是整个城市酒水的集散地，一车车果汁饮料、一车车白啤酒、一车车牛奶制品，五花八门。走进食品城，感觉空气中飘浮着一种甜蜜蜜的诱人味蕾的气体。

冬日的风打着呼噜盘旋着，日头竟也胆怯得缩了头。我的两只手插在兜里寻找着温暖。我的两只眼睛在食品城的十字路口逡巡着。有十几个汉子揣着袖口站在那里，一道道香烟的雾霾像旧时农村的烟囱一样，朝天际吞云吐雾。有两个人在下象棋，身旁围观的人沉默如君子，徒有棋子啪嗒间隔的声音隐约传来。风像似带着的精灵鬼怪，在路口打着旋儿无孔不入，钻进那些人的衣领鼻孔口腔。他们时不时捧起双手哈一口气试图温暖自己。

我走到那群人的附近，站在距离他们不远的路边，掏出一只手扶了扶眼镜的镜框，同时手朝上抚摸，那是一头喷过发胶的傲人的黑发。我的语气平和舒缓：师傅，我一车货要卸车。

我的声音不大，此刻却如平地一声雷般，在食品城的十字路口炸开。或许是冬日天寒地冻，市场的生意清淡萧条，这些人聚集在这里等活儿，已经半天没有开张。我的出现，如春天般温暖了他们渐渐冷却的内心。他们的目光都朝我看来，围观棋局的人也扭过头来。接着就是脚步声，纷至沓来。

我冷静地站在路边，没有朝路口那片空地走去。我等着他们像众星拱月一样围着我。我的降临，对于寒风中坚守的他们无疑是一种福星高照。我能在这个萧条的季节，给他们中的一些人带来些微的财气。至少，能安抚他们中的几个人，让他们在这个寒气逼人的冬日，有一种对生活的安全感。

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叔。卸的什么货？在哪里？他的声音带着一种温暖。老毛桥北花园仓库，一车椰汁。我回答。

三块钱一件。对方说。卸好，码好。贵！我回了一个字。

老板，你看哪里便宜你去找吧，我们这里都是这个价。我们还算便宜的，别的装卸队都是三角五一件了。那人回身，揣着袖口，朝避风的墙角儿走去。

手机在唱歌。我搓了搓手，掏出来放在耳边。马经理，司机让你尽快找装卸工卸车，他说我还要去下一家拉货。这是会计小赵的声音。

我知道了。我把手机放进兜里，抬头跟那个刚刚走到墙角儿，正想揣着袖口蹲下的五十多岁的大叔说：走吧，按你说的价，四千元货，花园仓库18号。

你先走吧，我们马上就到。大叔站起来，招呼身边的人。

※ ※ ※

我回到办公室，办公室就在几十米以外。办公室的墙上其实张贴有几个电话号码，装卸队的。我不想打给他们，即便有的合作过一段时间。

前段时间老板找到了我，跟我这样讲：马经理，咱们公司每月的销售业绩挺不错，你得在装卸费上面再想办法省一点。一件三角钱的卸车费，五千件就是一千五百块钱，差不多够一个仓库保管员的工资了。明白吗？

面对老板，我不想解释什么，虽然我从内心在反季节，人家装卸工容易吗，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季节还想着扣他们。我明白端谁的饭碗属于谁管的道理，就回了句：我知道了，老板。

小赵的意思我或许没有完全领悟。那天，会计小赵跟我透露了老板的意思，每个月卸车费将近四千元块，不如让公司的员工自己卸车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嘛！

我冷笑一声，他以为卸车就是简单的搬运和出力气吗？再说，公司员工自己卸车，要不了半个月，得多一半人离职。还有，如果是公司员工自己卸车，卸车费能现场给他们吗？

小赵是个刚出校门没有几年的女孩子，她不理解我说的，“吭哧”了几声，不再说话。

我开着车去仓库，驶过食品城的十字路口，围聚在那里等活儿的装卸工已经寥寥无几。出了食品城，不远处就是老毛桥。我坐在车里能听见古黄河水的汹涌咆哮。在这个冬季的上午，日头懒懒，桥面车水马龙，每个行人的脸上都有一种行色匆匆。那些堆在货车车厢里的一箱箱货物，在挣扎在呼喊在尖叫，它们从这里出发，它们即将完成自己最终的使命。

仓库保管员大姐看到我来了，过来把货单递给我。我拿着货单走进仓库大门。这次厂家发来的货，按照包装规格分为六七种，利乐包装、塑瓶包装，其中塑瓶奶制品又分为340毫升包装、1升包装。口味分为草莓味、黄桃味、香蕉味等。我瞥了一眼货单，厂家按照公司订单发货，一般不会错的。

我朝仓库里走去。仓库有三百多平方米，地面铺上了防潮布，装卸工按照产品种类打垛。这时候，我发现1升规格的椰汁饮料被放在了里头，我喊保管员大姐过来，跟她说了：1升的椰汁在这个季节餐饮销量不错，不能放在里头，不好出货，得放在外头，方便销售员提货。

保管员大姐望着已经码了一人高的货堆：马经理，已经码好了，要不……

我说，不行，马上挪过来。

几个装卸工扛着椰汁过来，站在那里，望着我。我脱下外套，接过一个装卸工手中的箱子，在靠近仓库门口的地方打了一个底，被重力按压的水泥地面立刻腾起一股灰尘，在空气中弥漫。老杨走过来，朝那些站着的有些不服气的装卸工说了句：按照马经理说的，快，把货挪过来。

人群里有小心的嘀咕声，有烦躁的气息在弥漫。人不吭声，从保管员大姐手上拽过一双手套戴上，朝半挂车走去。

干了一会儿，感觉身上暖和了。同时，脊背上凉森森的。老杨又过来说：马经理，行了行了，你作为领导也体验过了，去休息吧。我能听出来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安。

我说：没事，这活儿不是没干过。干了一会儿，我感觉腰部有些不舒服，有一箱子椰汁滑落，

差点砸掉我的眼镜。我从眼角瞥见，保管员大姐也在卸货，女人力气弱小，一次搬三两个还是能搬动的。我拽下手套，走到保管员大姐的桌子前拿起外套穿上，朝保管员喊了声：陈姐，你去拆一箱小瓶椰汁。然后转身朝那些装卸工喊了句：请各位师傅歇一会儿吧，喝瓶饮料解解渴。

老杨过来说了：马经理，你看，我们的活儿干得怎么样？我扭头看了看码放整齐的货堆，点头，嗯。我说：师傅，让你的人把外套穿上，别冻感冒了！

老杨笑了下，没事，都习惯了。穿了脱，脱了穿，更容易感冒。他从兜里掏出手机，马经理，方便加你的微信吗？以后有活儿，喊我们。

我说行。我拿出手机。杨师傅，您的大名？杨友田。他憨厚地笑着，拿着保管员大姐递给他的一瓶椰汁，仰头，咕噜咕噜喝着。然后，朝我竖起大拇指：马经理，你是好人！

我有些赧然。我把装卸工杨友田的微信名“明天会更好”，改为了“装卸老杨”。然后我跟他说了句：卸完

装卸工老杨的五万步行程

王文钢



货，去我们公司办公室找会计结账。公司地点知道吗？食品城里面第三家，龙婷商贸。

他点头：知道，知道。谢谢马经理！

※ ※ ※

在后来的一年多里，我通过微信呼唤过老杨好多次，让他带人来卸货。无疑，他是他们那个装卸队的头儿，有喊他队长的，也有喊他头儿的。一个带队的领导嘛，就像我打工的商贸公司，作为营销团队的头儿，我不介意那些销售员喊我什么，大多数喊我马总，或者马经理，也有喊我马哥的。马哥就带着一种亲近感了，即使我跟那个喊我马哥的销售员，只是一般的同事关系。

后来，我不知道我的脑子忘记了什么问题，我竟然把装卸工杨友田的名字忘掉了，只知道他姓杨。我找他来卸货的时候，我都是这样说：老杨，我们公司来了一车饮料，明早7点前货车能到仓库，你带人去卸车吧！

有时立刻回复，有时隔上半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回复。我知道，他们正在卸货干活儿。

有一天，我有了和老杨畅谈的机会，那是在食品城附近的小吃摊位上。我吃腻了公司会计每天点的外卖，打算去附近的小吃一条街吃点东西。

那天我没有跟着销售员下市场，中午一点多，我处理好电脑上的几份货单，肚子开始咕咕叫了。之前我跟会计小赵交代过了，中午不要给我叫餐，我吃完以后自己出去吃点。

我来到食品城十字路口，朝东北方向看去，没有看到老杨他们。我想他们肯定有活儿，去干活儿了。我朝南边不远处的小吃一条街走去。

在食品城上班的人，大多数是附近城郊的人们。小吃一条街所卖的东西大都是面对工薪阶层，牛肉板面、把子肉快餐、米线面线、羊肉烩面、盖浇饭等，这时候去吃饭，人不多，零零散散一些加班加点忙完才出来吃饭的食客。中午十二点左右应该是吃饭高峰期，之前来过一次，男男女女，人潮如流。

我在一家牛肉板面摊子前刚坐下，就看到了老杨。他和他的工友们坐在把子肉快餐的饭桌前。六七个人，围着两条简易的桌子，每个人面前放着一个一次性塑料杯子，里面是满满的一杯透明液体。

老杨扭头看到了我，端着盛满青菜海带花干的盘子，另一只手端着杯子朝我走来。我赶忙站起来：老杨，你也在吃饭呢？

他笑了笑：刚卸完两车货。马经理，你也才吃饭。你怎么来这里吃了？

我的脸有些红：这里的饭菜更有味，好吃！你喝的是什么？

白酒，干活儿累了，中午喝一杯。老杨坐在我不远处的桌子前。马经理，要不要喝一杯？我给你另外要。

我忙摆手：我下午还要上班，不能喝酒。他笑了，我们下午也要干活儿的，我们是出力活儿，喝杯酒，权当解乏。

后来我了解到，他们中午喝的白酒，都是小吃部提供的，两块钱一杯。望着他喝酒时抿嘴皱眉的样子，我能想到，两块钱一杯的白酒肯定是酒精勾兑的廉价酒。他的盘子里除了青菜海带，还有几个豆制品，根本没有把子肉。

我要的牛肉板面送来了，我端起来，坐到他对面，又扭头跟做牛肉板面的摊主说了声：老板，给我来七块牛肉，七个卤蛋。老杨抬头，诧异地望着我。

我说，给对面那几位还有这位师傅，每人一块牛肉一个卤蛋。

对面几个装卸工都站起来：谢谢！谢谢马经理！我感觉一条街人的目光都朝我这边看来。我摆了摆手：经常给我们卸货，辛苦你们了。

老杨抹了一把鼻子，我看到他的眼圈有些红：马经理，哎，我不知该说什么好了。

我扒着碗中的板面，跟他说：看你客气的。我又问他：你们的家都是哪里的，距离食品城远不远？

老杨说了一个村庄的名字，我隐约听过，应该是城东南的，距离城区也有四五十里路。他说，我们家里都还种着田，忙季的时候就在家收种，忙完就出来干装卸工，干了七八年了。一开始，我们都是坐城乡公交车来这里找活儿干，后来感觉不方便，车距离这里还有二里路，于是都买了摩托车。嘉陵125，马力大，能跑远路。他们选我当队长，我就得对他们负责。每天下午我

们干完活儿，钱都是当场平分。

我们说着、吃着，不觉间，老杨杯中酒见了底。他又过去，让卖把子肉的摊主给倒了一杯。我想阻止，没想出什么理由。那边几个装卸工已经吃饱喝足，他们站起来，朝我们走来。老杨说，你们去路口歇一会儿，再去卸那家的纸。我跟马经理说一会儿话。难得马经理瞧得起咱们，马经理是好人！

那几个装卸工都翘着拇指，异口同声：吃了马经理的一块牛肉、一个卤蛋，浑身是劲儿。接着是一阵爽朗的笑声。

我望着这群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岁的装卸工，心里感到不是滋味。这里面，就数老杨年长吧。他喝了两杯酒，也得有小四两吧，两颊有些微红，说话有些打结。

这是初夏的一个午后，我和装卸工老杨坐在那家小吃摊前，我不急着去公司。我面对着他，听他酒后吐真言。

老杨说到自己的孩子，一个女儿，一个儿子，女儿已经出嫁。儿子十九了，不上学了，在外瞎混。

我说：等他再大一些，他就懂得父母的辛苦了。

老杨说：儿子很孝顺，就是一片，没上好学，现在都不知道干什么好。在工厂干，现在就不干就辞了，在饭店干了一个月又辞了，哎！

我能听出老杨那一声长叹背后的忧伤，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。

※ ※ ※

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在食品城的路口看到老杨了，之前，路过那里的时候，经常能看到他们。那一辆辆蓝色的嘉陵125，是老杨他们的坐骑。每天，六七辆一色的摩托车排队从食品城的大街上驶过，绝对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难道是他们解散了，不干了？我拿出手机，找老杨的微信，查看他的分享。没有提到不干的事儿，朋友圈里依旧是在分享着他的喜怒哀乐。还有几张照片是农村的鱼塘，很多人围在那里，看鱼塘主人带人拦网捕鱼，还有几张是插秧的照片。几个中年妇女笑吟吟的，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杖，站在稻田边满面笑容。我想，那那几个中年妇女中，一定有老杨的老婆吧，那位老太太，该是他的母亲吧。人都说，生活在一起几十年的两口子，都是有夫妻相的，我望着装卸工老杨朋友圈里面几个笑吟吟的中年妇女，猜测着哪个是他的女人。

就在我百无聊赖地翻看手机，胡思乱想的时候，老杨朝我发来一个笑脸：马经理你好，很长时间没有给你们公司卸货了。

哈，我暗自笑了笑，不怪很长时间见不到老杨他们，是我这段时间根本没有找人家来卸货。销售淡季，上次来的一批货，距离这次发货都快一个月了。我赶紧回过去，明天有一半挂车牛奶饮料，凌晨五点就能到老毛桥附近，你能早来一会儿吗？

没问题，我们早去，帮忙带车。我忙说：不用，你们七点前到就行。今天早休息，养足精神，明天卸货。

老杨再没有回话。那晚，我早睡了，第二天早上我得早去一会儿，给送货的司机带车。第二天早上，天还蒙蒙亮，我就起来了。正在洗漱，司机的电话打来了。他告诉我，有一个自称是给你们卸货的人，把他的车带到了仓库门口。我问他：他们不是都骑摩托车。司机说：没有，他们是开着一辆面包车来的。

我说：把电话给他。半晌，电话里传来一句：马经理，是我。我愣了下，没有问他怎么没骑摩托车，我说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联系保管员，她家住在那附近，我让她早去会儿。

那段时间，是刚过罢中秋节。餐饮饭店生意萧条，超市批发店里的货也不缺，食品饮料生意自然有些萧条。这次发货，应该是中秋节过后的第一次发货。在给那些销售员开会的时候，我提到了一点，现在这个阶段，是淡季，大家应该理性对待。在巩固好老客户的同时，发掘开拓新客户。

在去公司上班的路上，我想了一路，淡季怎样做市场。现在公司从厂家发了一批货，销售压力应该说是压在我的肩上。作为商贸公司的销售总监，跟厂家的营销总监干的一样的活儿，操的是一样的心。不然，老板聘请你来干什么。

文艺周刊

第二九三八期

到了公司以后，我没有去仓库查看。那些销售员已经来上班了。中秋节后的半个月，大多数销售员的业绩下滑，有两个下滑得特别厉害，我甚至怀疑我带来的销售员的能力，我甚至在怀疑自己。

在办公室里，他们望着我冷铁一样的脸，一个个人说话都是小心翼翼。我在心里埋怨自己，干吗板着一张脸，谁又不欠你的。会开到一半的时候，有人从玻璃门进来，朝会计小赵那边走去。我从眼角的余光中看到是装卸工老杨。看样子货已经卸好了，他是来结账的。

我想起什么，站起来，走出会议室，朝着杨师傅说：你结好账等我一下，我有事咨询你。

老杨点头。他透过玻璃门朝会议室看了看，又朝墙上那块写满数据的黑板望了望。

开完会，我过去跟老杨打了声招呼：杨师傅，走，去我办公室。

我给他倒了一杯热水，放在他面前：杨师傅，你坐。

老杨先开口了：马经理，你们是不是……我诧异：是不是什么？

他不说话，又朝一旁的会议室望了望，是不是打算以后不找我们卸车了？

谁说的？过完中秋，饮料行业有一段时间淡

受台风“杜苏芮”影响，大清河上降降雨量陡增，平时温柔俊美的大清河，突然犯起了脾气，匀称的腰身粗壮起来，吞噬着水草、野荷、芦苇，还有河套里的庄稼。河两岸的人家，看着翻滚着向前奔流的河水不免担心起来。八月初，村里接到紧急转移村民的通知，来接村民的大巴车，一辆挨着一辆地排在村口。

大爱接到村里转移的通知，一点儿不敢怠慢，也许其他人家可以等末班车，但她家必须趁早。八十多岁的老公公走路颤颤巍巍，一步迈不开两步，患脑梗后遗症的丈夫，还有十岁的小外孙，闺女和女婿，这一大家子人得尽快安排好才行。手足无措的大爱，生在台头、长在台头、嫁在台头，也经历过1976年和1996年的两次洪水，可让全村人撤离，这还是头一次，她满脑子都是背井离乡、外出逃难这些词汇，心里酸酸的。

家虽然是简简单单的一处小院，可也是一代代代人辛苦劳作建起来的，小院子里有诸多温馨的记忆，有太多割舍不下的零零散散，有你来我往的邻里，有日夜惦记的狗、猫、鸡、猪等小生命，那是一家人的日子啊。大爱一边想着这些，一边快速地收拾着东西，眼泪“啪嗒啪嗒”地掉下来。她从抖音上听说，村民安置点里睡地铺，卫生间大家共用，自己和孩子都没啥问题，老公公可怎么受得了，也许不到卫生间就得尿裤裆里，洗洗涮涮太不方便，大伏天的别再熏着其他铺的乡亲。正不知如何是好时，电话铃声响起，她看到是市里的表姐打来的，电话接通还没说话，她就先“呜呜”地哭了起来。表姐急得冲她喊起来：“哭啥呀！我这不听说咱老家人员撤离，就赶紧给你们打电话，哪也别去，快带着一家人来我这里吧。”大爱心里时流过一股暖流：“姐，你那儿也不宽敞，我们去了多不方便啊。”表姐说：“有啥不方便的，你公公是我舅，你老公是我弟，都是一家人，有啥不方便的，快过来吧。”大爱放下电话后，想想还真是无处可去，只好一家六口人投奔表姐家了。

表姐家两室一厅，八九口人挤在一起，床上、地上、沙发都成了安睡地。刚来前两天，久住的亲情清不了欢声笑语，可几天过去，从视频里看到大清河河水已逼近堤岸高度，一辈子劳作的那片北洼地，一片汪洋。全村一万九千多亩庄稼绝收，她心疼得难以入睡，这是庄稼人的心肝宝贝呀！大爱手里离不开手机，时时关注着媒体和微信朋友圈，忽然看到群里转发来的消息说：北堤管涌渗水，有淹村的可能。

她终于控制不住地低声哭出来：“自己从穷日子过来，好不容易挣下的明光瓦亮的家，就要被大水浸泡，哪还是家啊。”表姐替她擦着眼泪说：“只要人没事，其他都可以从头再来，国家也不会让老百姓流落街头。”又是一夜没睡的大爱，第二天看视频，村还在，家也还在，心情稍微好起来，她双手合十地感谢党，感谢人民子弟兵。

原以为躲过十天八天就能回家，没承想，台头上游的大清河南岸决堤，苗头、段堤的亲戚们也要搬出村子。她忙给亲戚们打电话，以过来人的经验，告诉他们把家里东西都收拾好，放到高处，把应用的和贵重物品带在身边。这几天，她也看到了安置点的视频，并不是自己原先想象的那种情况，乡亲们吃得好、睡得好，住处干净明亮，还有好心人发放慰问物资。大爱让闺女联系村干干部，打算带领一家人转去安置点，自家平静的生活打乱了，她不想再因自己的原因而打乱表姐一家的生活。

表姐听说后，立马和她翻了脸，说你若走了，今后就再也别来我家。平时我们都各忙各的，现在既然有机会朝夕相处了，这是多幸福的事呀！

大爱的老公公颤颤巍巍地走出卧室说：“来来来，我给你们讲讲1963年闹大水。”大家便围着老人坐下来：1963年，连续下了几天几夜的大雨，那时还没根治海河，大清河还是在台头村北，河水汹涌而来，田野一片汪洋，浪涛冲刷着河边人家的房山，县干部、村干部立于堤岸，一边组织抢险抗洪，一边安排村民乘船转移。我们年轻人没上水船，留在了家里抗洪，我怕晚上

睡着了被大水冲走，就从河边捞了个从上游冲下来的棺材，我在里面铺上了麦秸，每晚睡在里面，即便是河水进村了也不怕，棺木是能漂在水上的呀！

孩子们先是惊恐，后又被老人的话逗得笑起来。大爱自己安慰着自己，虽然现在也算是撤离，但比起经历了1963年洪水的老人们来说，真是不可同日而语，有着天上地下的区别。她听母亲说过，一家人曾经肩扛、手提着家当，步行走去安置点，家家生活拮据，在外苦熬苦盼着重返家园。现在，他们一家人一脚油门就到了市里，在亲戚家每天变着花样吃喝，热了有空，困了歪头就睡，闲了出去转转，除了心急，并没有生存之忧。她心里感谢那些解放军战士、武警官兵，大批的干部和志愿者，都在为保卫自己的家乡不眠不休，艰苦鏖战。从视频里，她看到战士们睡在露天的堤岸上，手脚被汗水沤得发白起泡，她感到心疼，忽然涌起个心愿，一定要为那些亲人做些什么。大爱现在开始想的是，待洪水退去，他们要怀着感恩的心回家，为未来的日子重新谋划幸福……

本版题图 张宇宁

稚嫩的肩膀上，沙袋在不断留下新的压痕
那重量裹挟着汗水
加剧着每一寸肌肤的疼痛
雨水顺着脸颊流下
开始有了温度，我知道那是来自这些年轻面孔的军魂啊
足够融化任何一块坚冰

排头兵

陈赫

放眼望去，这样的面孔到处都是
每一副脊背，都被压得微微下沉
但每一块骨头

却锻造得比石头的坚硬
我在这座水位齐腰的城区里
就这么敬慕他们
——眼泪，便流了下来
止不住地流了下来

我想像他们一样
在十八岁时，选择把一颗心
义无反顾地交给祖国
只为在人民需要的时候
——可以站在排头
组成一道迷彩城墙

天晚上，我翻看手机。我的手机最近增添了微信运动功能，点开，竟然能看到很多微信好友的运动情况。第一名占据封面的竟然是老杨，五万多步。老杨每天开车带着工友去卸车，晚上开车回来，怎么会走了那么多步？我捧着手机，脑洞大开，忽然百感交集，我的脑海里映出一个场景：五十多岁的装卸工老杨，扛着四五箱牛奶饮料，步履轻快，朝仓库走去。一会儿，又是老杨扛着两箱白酒，接着扛着山包一样的纸袋，接着扛着几箱饼干，不过，他已经举步维艰，还在努力朝前挪动。

我的眼里闪出泪花，我躲过老婆诧异的眼神，我把头埋进被子，我望着手机上微信运动里老杨的头像，一片树林边有一片长满荷叶的池塘，那该是老杨村子旁边的池塘吧。

在以往的无数个日子里，在我翻阅手机微信运动的时候，装卸工老杨的步子都是在四万、五万之间徘徊。我算了算，五万步，就算老杨为一米，三万米，三十公里，六十里路，装卸工老杨每天都要扛着几十斤的货物，行走六十里路程。倘若不是为了生活，为了他那不成器的儿子，为了家里年迈的老人和妻子，五十多岁的老杨，在农忙以后，除了干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力气活儿，还能干些什么。

※ ※ ※

两年后，我离开了那家公司。简单地说，那家公司后来倒闭了。我带着销售团队在几年内，给公司创造了不菲的价值，公司老板却把钱折腾进了一个小他十几岁的风企公司手里。

后来，我自己成为了一家商贸公司的老板。不过，我做的规模很小，厂家发来的货物，还不够我一个人卸车的，自然是烦劳不起老杨他们。

老杨给我发来几次微信，我实话实说，他在那边一个劲儿叹气。我问他：你儿子怎么样了，走上正道了没有？

他有些高兴地回复我：孩子后来又去技校上了两年学，现在进了一家机械厂，已经是个带班的啦！我为他感到高兴。我说说：老杨，你每天五万步的行程也是值了！但我没说出口。

有几次，老杨要带人来给我卸车，不收工钱，我拒绝了。

我经常关注他的微信运动，已从五万步降到了四万步，接着降到了两万步。我知道，装卸工老杨的心思有了了结，不用再那么拼命了。儿子懂事，走正路了，当爹的自然高兴。

后来的一天，我发现老杨的微信运动降到了一万多步。我释然了！生命在于运动，老杨，你马上也花甲之年了，你这样，刚刚好！刚刚好！